

「走近中国」文化译丛
钱林森 主编

Lettres de Chine

谢阁兰中国书简

[法]维克多·谢阁兰 著
邹 琰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谢阁兰中国书简
Lettres de Chine

[法]维克多·谢阁兰 著
邹 琰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谢阁兰中国书简 / (法)谢阁兰(Segalen, V.)著;
邹瑛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3

(“走近中国”文化译丛 / 钱林森主编)

ISBN 978 - 7 - 5458 - 0192 - 7

I. ①谢… II. ①谢…②邹… III. ①书信集—法国—近代②中国—近代史—研究 IV. ①I565.64②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1080 号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企划人 祝为国

特约编辑 / 吴雅凌

封面设计 / 许尤佳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上海书店出版社所有,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违者必究。

(本书中译本译自 Victor Segalen, *Lettres de Chine* © Librairie Plon, 1967)

“走近中国”文化译丛

谢阁兰中国书简

维克多·谢阁兰 著

邹瑛 译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168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

ISBN 978 - 7 - 5458 - 0192 - 7 / 1 · 76

定 价 28.00 元

总 序

自古以来,人类任何形式的出游、远游,都是基于认知和发现的需要,出于交流和变革的欲望,都是为了追寻更美好的生活。诚如史家所言,“哲学精神多半形成于旅游家经验的思考之中”,^①中西文明的发展与相互认知,亦可以说,始于彼此间的造访、出游。事实上,自人类一出现在地球上,这种察访、出游就开始了,可谓云游四方。“游”,是与人类自身文明的生长同步进行的。“游”,或漫游、或察访、或远征,不仅可使游者颐养性情、磨砺心志,增添美德和才气,而且能使游者获取新知,是认识自我和他者,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方式。最初的西方游历家、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使节,则构筑了中西文明往来交流的桥梁,不论他们因着何种机缘、出于何种目的来到中国,都无一例外地在探索新知、寻求交流的欲望下,或者在一种好奇心、想象力的驱动下,写出了种种不同的“游历中国”的记游(包括日记、通讯、报告、回忆等)之类的作品,从

^① 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上),第197页,许钧、钱林森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而构成了中西方相知相识的历史见证,成为西方人认识自我和他者、认识中国、走近中国的历史文献,在中西交流史上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尤其在今天回归民族复兴之际,重读、译介这些历史文本,本身就是研究“西学”和“中学”不可忽略的一环,是深入探讨中西方文化关系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创立《走近中国》文化译丛的动因正在于此。

了解西方人认知中国的过去,才会理解直至今日西方人为什么对中国人依旧充满偏见和误解。在中西两大文明进行实质性的接触之初,西方人——西方旅游家、作家、思想家和传教士,总习惯于将中国视为“天外的版舆”,将这个遥远、陌生而神秘的“天国”看作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异类世界”,他们在其创作的中国游记,以及有关中国题材的其他著作中,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与想象塑造自己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一个迥异于西方文化的永远的“他者”形象。在西方不同时代、数量可观的中国游记中所创造的这种知识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相交织的“中国形象”,无疑是中西交流史上一面巨大的镜子,从中显现出的不仅是“中国形象”创造者自身的欲望、理想和西方精神的象征、文化积淀,也是西方视野下色泽斑斓、内涵复杂、想象误解的“中国面影”。这就决定了,西方的中国游记和相关题材的著作,既是中国学者研究“西学”的重要历史文献,又是西方人研究“中学”的历史文本,其历史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西方早期的中国游记,多半热衷于异乡奇闻趣事的报导而缺乏哲学的思考,但它们所提供的中国信息、中国知识和中国想象,却为西方哲人、特别是16世纪以降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思想家提升自己的哲思,提供了绝好的东方思想资源,并且成为他们描述中国、思考中国不可或缺的参照。特

别是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游记和著述,所展示的中国形象、中国知识,直接构成了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主要的煽情材料和思想资源,直接助成了19世纪西方汉学生长和自觉发展的重要契机。如是说,文化译丛《走近中国》的创意,正基于此。

西方的中国游记浩如烟海,受制于个人精力、能力和出版诸因素,译丛编选者只取一瓢饮。其标准有二:一是该文本的影响力,即这些文本至今影响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是西方人眼里的经典;二是该文本的文学、历史价值,即这些文本不仅有较强的可读性,且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译丛精选的作品是:曼德维尔的《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约1357年)、格莱特的《达官冯皇的奇遇——中国故事集》(*Les Aventures merveilleuses du Mandarin Fum-Hoam, contes chinois*, 1723)、奥古斯特·波尔热的《中国和中国人》(*La Chine et les Chinois*, 1842)及相关研究文献^①、绿蒂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 Peking*, 1901)、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中国书简》(*Lettres de Chine*, 1967)、亨利·科尔迪埃的《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La Chine en France au XVIIIe Siecle*, 1908)、毛姆的《在中国画屏上》(*On a Chinese Screen*, 1922)、奥登和衣修伍德的《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 1939)、亚历山塔丽雅-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éel, 1868—1969)的《巴黎女子拉萨漫记》(*Voyage d'une Parisienne à Lhassa*, 1927),以及《开放的中华》^②(*La Chine ouverte, Aventures*

① 中译本名为《奥古斯特·波尔热的广州散记》。

② 该书中译本由山东画报出版社于2005年4月出版。

d'un Fan-Kouei dans le pays de Tsin, par OLDE Ni CK?), 共十部,且每一种译文前撰写专文解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十部著作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中西相知交流的历史缩影。

《走近中国》文化译丛行将刊行面世时,首先得感谢倪为国先生、杨全强先生,是他们给予译丛刊行面世的机遇,并为此付出了辛劳;感谢译丛所有译者,他们的辛勤劳作和协作精神,得以使本丛书顺利地整体推出;感谢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裴程先生、法兰西学院东方图书馆、巴黎国家美术博物馆一些不知姓名的法国朋友们,感谢巴黎楼梯书店(Librairie de l'Escalier)妲妮爱尔·娜海(Daniele Naret)夫人、巴黎索邦大学游记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穆勒教授(François Moureau)以及金丝燕博士、张弛博士和叶向阳博士,是他们热情的建议、帮助和提供的诸多方便,使我得以在前年巴黎访学期间补充相关珍贵资料,为本译丛增添新的内容和色彩。最后,还应当感谢原山东画报出版社年轻的朋友曹凌志先生,是他2002年10月挟《开放的中华》原版书到敝人寓所来访,助成本译丛的构想、创设,并在社长刘传喜先生支持下付之实施,拟议中的译丛规划,后来虽因曹先生北上高就而半途夭折,但他对学术开发的热情和努力,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光如流水,悠然间,又流去了六个春与秋,原先构想的译丛计划,几经出版的折腾,加之主持人年迈和精力的限制,已无意也无法加以实施,仅以本辑译丛敬献于读者,并告慰于一切关注过、支持过译丛的海内外朋友们,是为序。

钱林森,2006年6月20日,南京大学



谢阁兰

中译本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中国书简》(*Lettres de Chine*),是20世纪法国诗人谢阁兰(Victor Segalen, 1878—1919)一百多年前首次访华期间写给妻子的书信集。一个世纪前,谢阁兰第一次走进中国,写下这些亲密的家书和文字时,他尚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读者读到这些未曾发表的“中国来信”,对它的作者,决不会感到陌生。1878年,谢阁兰生于法国西部布列塔尼(Bretagne)地区海滨小城布雷斯特(Brest),这个位于大西洋之滨的美丽地区,被很多人称作“西方的中国”^①,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自幼受到远方——神秘诗情的熏陶和召唤。他29岁开始写小说,31岁开始写诗,41岁便英年早逝。他是20世纪首批来华的法国作家之一,且是懂中文、通汉学的西方诗人。在其短促的人生旅程中,他在中

① Henri Bouillier, *Les grandes directions de l'empire chinois de Segalen ou le détour illuminateur de la Chine*, in Christian Morzewski et Qian Linsen, *Les Ecrivains français du Xxe siècle et la Chine*, P. 92. Artois Presses Université,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Nankin 2001.

国度过了七个春秋，占去其整个生命的六分之一多，他生前的文学事业和身后的文学声名，都和他生命中这“六分之一”的“中国时光”密不可分。谢阁兰文学生涯短暂，著述甚丰，除早期一部写毛利人的历史小说《远古人》(Les Immémoriaux)外，他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他走进中国期间酝酿、完成的，写的都是“中国主题”。由于他生前出版的作品不多，即使有作品面世，也只是在文友圈内流传，所以生前和身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谢阁兰的名字很少为世人所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他的大量遗作不断整理、出版，随着法国学界一些独具慧眼的学者深入发掘，他的文学成就和价值，也就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知晓。目前，他的作品，不仅在他的祖国被列入大学文科教师资格考试大纲法国文学考试篇目，成为法国高校课堂必修的课题，而且也是国际学术讲坛经常讨论的话题，在他的“精神故乡”——中国，更成为许多年轻学子所乐意探讨的课题。谢阁兰是一个拥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重读他百年前走进中国时留下的文字，重温这位西方“伟大游客”与东方古国文明交流对话的历程，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亲切的，有意义的。

1909年4月，年届31岁的法国海军见习译员谢阁兰启程来华，开启了他漫长的“中国精神之旅”，谢阁兰写给妻子的这部《中国书简》，真实地记录了他首次访华的历程。是年4月25日，他独自一人从马赛港起航，穿越大洋，途经科伦坡、新加坡、香港，于5月28日由上海登陆，首次踏上华土。一路航程他吟哦着克洛岱尔“认识东方”的诗句，^①身边始终有神

① Victor Segalen, Lettres à sa femme du 29 avril et du 11 mai 1909, *Lettres de Chine*, Plon, 1967. p. 23.

秘主义诗圣兰波的身影相伴相随，^①内心里不断地激荡着神秘的诗情，开始了真正的中国之旅。在上海，他参观了徐家汇的耶稣观象台，惊诧于耶稣会孤儿院里“波拿巴路上最肮脏的垃圾”，上海是个“大杂烩”令他“厌烦”。到苏州，布列塔尼式的农田、古塔、小桥、流水……那是他心目中“真正的中国”；在南京，城楼、围墙和东郊的石兽，狮子、大象、骆驼、麒麟，或卧或立，使之流连忘返。随之，谢阁兰溯江而上，至汉口而北去，于6月12日到达北京——他渴望“朝圣”、谒见、探究的东方古国的都城，他不无骄傲地称之为“我的城市”，“我的都城”，^②在那里，他参观古都的遗址和帝王的陵墓，并在旧书店购得了一本装帧精美的《道德经》和一本唐诗集，继续潜心研习中国文化，着手“中华帝国”内部的探秘和精神遨游。8月9日，他和文坛挚友吉尔贝·德·瓦赞结伴而行，从北京出发，经五台山、太原府、西安府、直上兰州，至成都府，沿岷江、乐山、峨眉山，到重庆，在长江流域旅行、考察，再经汉口、南京、上海，于次年2月与妻小在香港重聚，这便是谢氏《中国书简》所记录的首次访华的旅程，历时十个月。自此至1917年，谢阁兰以译员、医生、考古领队身份，先后几度寓居北京、天津、南京等地，时达七年之久。其间他还偕同友人，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古国腹地考古、勘察、探寻遨游，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在古老帝国的残年夕照下，穿越真实的空间和历史的隧道，在现实与想象之间深入思考、开掘，力图“从内部

① Victor Segalen, Lettre à sa femme du 5 mai et du 16 mai, *Lettres de Chine*, p. 27, p. 32-33.

② Victor Segalen, Lettre à sa femme du 12 et 14 juin 1909, *Lettres de Chine*, p. 58, 60.

发现中国”，探求他心目中的非我的神话，并进而开发深层的自我，孕育并创作了《古今碑录》、《砖与瓦》、《勒内·莱斯》、《历代画册》、《出征》、《颂歌》、《天子》等诗歌、小说、散文。谢阁兰的中国之旅，是文学之旅，精神之旅，他的“真正的精神的生活”^①是在中国开花结果的。

谢阁兰的中国之旅，正处于历史的大变革时期，即中西关系由对抗转向对话、“大中华帝国”由旧王朝向“新共和”转换的历史更迭之际。读谢氏《中国书简》，不仅能看到作者笔下所再现的夕阳残照的衰老帝国形象，而且也会发现作者自塑的西方精神求索者形象。笔者在别处曾经强调^②，面对人类文明进程中上述双重的交替更迭，谢阁兰本着对东方伟大文明的尊重和异国主义多样的审美价值追求，“他想暂时抛开自己固有的文化，以便更好地从内部了解他国的风俗习惯和精神世界”，了解那热情好客又难以接近的“中国心灵”，尝试着与之“结合”，^③致力于与中国精神对话。他在中国的兴趣和注意力，似乎并不在于变革中的“中国的命运和变化，而是远古时代的中国，是一个保存完好的中国，一块土地，是这块土地上生命的幻象凝聚各种高傲的可爱的形式。”^④诗人通过这些幻象探索秘密，而这些秘密的回声又唤醒了他自身存在的

① P.-J. Jauve, in François Cheng, *Espace réel et espace mythique*, in Marie Dollé, *Lecture de Segalen, Siècles et Equipé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1996. p. 47.

② 参见拙著《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第298—30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③ 亨利·布依耶，《想象集》序言，《法国研究》，1983年第2期，第36页。

④ François Cheng, *Espace réel et espace mythique*, in Marie Dollé, *Lecture de Segalen, Siècles et Equipé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1996, p. 49.

秘密。探索“他者”与探索自我，在他那里原是二而为一的。这种态势和取向，不仅内在地决定了谢氏中国之旅的精神探秘的特征，而且也给他的整个中国旅程罩上了一层跨越历史时空的神秘，远行的神秘。若是我们沿着谢阁兰当年的足迹，应和着他当年的骡马的蹄声，跟随着他和他的朋友在中国黄土地上远游，我们会真切地体验到他的中国之旅不只是外在地理的历险，也是内在精神世界的历险。谢阁兰曾这样写道：“生活在中国是古怪的，因为人们在那逝去的千年历史中穿行。”^①在谢阁兰看来，中国既是真实的空间，也是神话的空间，是想象选择的地域，置身于这个中国，时间的神秘和空间的神秘，真实的神秘便迎面扑来。抵达北京的第二天，谢阁兰便向他的妻子这样庄重地宣称：“我心中长期沉睡着一个骄傲的神秘主义者。这甚至是一种极度的欢愉，慢慢加深了与奥古斯托（即谢氏文坛挚友与东游伙伴德·瓦赞——引者）的分野：他是一个天主教徒，而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而我，十足的反天主教者，但本质上，却依恋着灵魂中的城堡和通往光明的秘密而幽暗的通道。”^②显然，他不满意自己所隶属的天主教文明，急于寻求新知，这个中国，这个北京也许可以说就是诗人“依恋着的灵魂中的城堡”，其中蕴藏着的秘密、未知便是吸引着诗人东来探秘的主题和引力，他在这神秘的国度孜孜寻觅的，正在于寻求一条“通往光明的秘密通道”，其精神探索、精神自救的特点十分明显。虽然，他作为异文化的旅人，难以摆脱时代的成见，但他本着对中国文明一种近乎神明般的尊

① Lettre à sa femme, Pékin, 29 juin 1909, in *Lettres de Chine*, p. 79.

② Victor Segalen, *Lettres de Chine*, p. 60.

重,渴望什么都看,什么都了解,全身心投入中国现实生活,贴近中国脉搏:他参加过东北扑灭鼠疫的斗争,给“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长子治过病,^①到中国心脏地区遨游过,试图多方面地去拥抱中国这一神奇而“真实的空间”。他以聪颖的智慧和巨大的热忱,力图叩开这“心灵的城堡”的门,唤醒这“深沉寂寥”的民族,使之乐于向西方敞开心扉,以便揭开这个东方伟大民族得以永存的奥秘。确实,“真实无与伦比”,^②其千变万化的人与物与事,令他激奋不已,激励他不断地追寻,直至最后一个封闭的西藏的边缘。可贵的是,谢阁兰并没有沉醉于东方风物这迷离丰富的色泽里,不加区别地盲目地接受中国这异样的习俗与文化,而是采集来分析比较,以敏锐的目光加以审视、洞观、穿透,从这些事物的背面看到内在世界的秘密,这样,他的探索便由外在的空间进入内在的空间——探索真实的另一面。中国这个广袤、神秘的国土,遍地充满了真实与想象的力量,中国的道教思想使诗人在可感知的物质世界中辨别出了那些无形的想象在延续,推动他从外在的视域进入内在的幻境,从而在更广阔的真实空间、更真实的神秘空间,作神秘的精神遨游、寻觅,西方神秘主义者谢阁兰便在这里与东方老庄碰上了头。正是这样,中国对他来说,“是真实的国土同时也是想象选择的地域”,^③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中国便成为谢阁兰的真正的精神上的祖国,《中国书简》所记

① Voir Gilles Manceron, *Segalen*, Edition J. - C. Lattès. 1991, pp. 384 - 390.

② Jean-Louis Bédouin, Introduction aux *Lettres de Chine*, in Victor Segalen, *Lettres de Chine*, p. 10.

③ 《想象集》序言,《法国研究》,1983年第2期,第38页。

录的谢氏中国之旅，正是这位西方远游者与中国内在精神联系的真实写照。

读《中国书简》，我们发现到，谢阁兰置身于陌生的中国，他所敏感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有形的空间，一个地理或人文的巧合的结果，而在于空间的一种特定的理念或感知。这种空间的特定理念，据程抱一先生的考察，^①便是存在于道家思想中阴阳两极间冲气勃发的中空概念。中国古人相信一个完全的神秘空间存在，它体现了天—地—人的三元关系，这就是说，在古代中国，人们不把中国大地看成一个无故的、偶然的、地域，一个单纯的物体，而是一个有意志、有生命、有变化能力的生气勃勃的有机体，人与宇宙、与万物都处于变通、谐和的神话空间。谢阁兰对道家的这个空间观、宇宙观极其敏感，他在对中国的认知和体验中接受了这种地理神话学或宇宙动力论，构建了自己的神秘理论。在他看来，神秘并非不真实，“神秘、神秘感只有在真实触及未知的时刻才产生”^②。他认为，真正的未知是存在，是原生，是每个人存在中不可或缺的，有别于一切非我的东西。他之向往“东方”，向往中国，正出于对这种“绝对存在”，对“原生之谜”的无穷无尽的探索，正基于“真实在那儿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好地更贴近地触及了未知。”^③他在中国找到了素材，找到了灵感，找到了他所倾

① François Cheng, *Espace réel et espace mythique*, in Marie Dollé, *Lecture de Segalen, Stèles et Equipé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1996, pp. 152—56.

② Victor Segalen, *Lettres de Chine*, Lettre à sa femme, Lan-tcheou, 24 octobre, 1909, p. 191.

③ Jean-Louis Bédouin, Introduction aux *Lettres de Chine*, in Victor Segalen, *Lettres de Chine*, pp. 10—11.

心的这种探索神秘、探求未知的主题。他既不同于绿蒂以追求异国美丽别致的事物为满足,也不同于克洛岱尔,以专横武断的方式将“他者”一律纳入自己的精神结构,他执着于这种“未知”的相异性研究,以一种难得的真诚,拥抱他所渴望的真实,拥抱他感受真实那“巨大震颤”的神秘,他对待撩人的异国风物,一如他自己所说,“就像螺旋桨、飞行器或一千五百吨的大榔头一样晃动着犹豫着渗入到‘骨髓’中”,^①实行一种穿透,刨掘出来看个究竟,他以天才的直觉,“要在反面寻找此处的秘密,在彼岸发现更高的诗之价值的真理”。^② 谢阁兰在中国所有构思写就的作品,都是经过这样的“震颤”、“穿越”孕育而创造出来的。谢阁兰在中国之旅中,就这样一路寻觅,一路采集,一路穿越,一路收获,他的《古今碑录》、《勒内·莱斯》、《天子》、《想象集》等作品,就这样一部接一部地孕育、出炉。在他穿越中国心脏地区,抵达四川盆地,濒临奔腾浩荡的扬子江之际,他曾兴奋地向亲人宣告,他的另一部盖过《天子》的力作《追寻独角兽》已孕育成熟:“它给我打开了整个中国,动物的传奇的中国,我兴致勃勃地沉入其间。”^③ 谢阁兰如是说。独角兽是西方传说中的一种动物,是未知的“幸福美满的象征”,长期以来,西方人认定,它不可能生活在欧洲,应该生活在一个奇特的异国,所以它一直处于人们的寻觅之中。由于英年早逝,谢阁兰构思成熟的这部作品可惜未能问世,但它却

① Lettre à sa femme, 4 juin, 1909, *Lettre de Chine*, pp. 61—62.

② Jean-Louis Bédouin, Introduction aux *Lettres de Chine*, in Victor Segalen, *Lettres de Chine*, p. 13.

③ Victor Segalen, Lettre à sa femme, Tchong King, 2 janvier, 1910, *Lettre de Chine*, p. 236.

向我们透露了一个真实的信息：诗人东游中国，也正是为了寻求西方这一未知的圆满的吉祥物，一种绝妙而绝对的存在物！我们看到，作为西方伟大游客和求索者，他既没有如马可·波罗那样“指鹿为马”，把犀牛说成是独角兽，也没有如前贤那样无视于差异一味求证已了解的东西（如基歇尔），或者发现了某些差异，但又竭力把它们完全认同于自己所知之物（如莱布尼茨、克洛岱尔等）^①，而精诚地致力于相异性的爱好与探秘，也许这就是谢阁兰的独特和深刻。作为一个以探求未知为已任的西方超验的神秘主义诗人，他所渴望到达的这个异邦这个中国，并不是或者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异域远方，而实际上是超验的彼岸，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彼岸，不仅不以西方天主教为归宿，中国也不是他最终的归宿，或许只是他通向精神城堡的又一站。他所试图抵达的远方是超越东西方的一种绝对存在，他所寻求的“绝对”永远是个无法接近的“未知”，他的探索也永远不会止息，这也许就是谢阁兰的美丽和魅力。也许，这也是我们中国读者阅读谢氏家书的意义所在。

钱林森，2006年6月2日，南京大学

① 参见埃柯(Umberto Eco):《他们寻找独角兽》,《独角兽与龙》,北大出版社,1995年,第3,6—11页。